

書叢小科百

論體文

著昌鳳薛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百 科 小 叢 書

文 體 論

薛 鳳 昌 著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初版

百
科
文
體
論
一
冊

(一二七〇五)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薛
鳳
昌

主
編
兼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上
海
河
南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上
海
及
各
埠
商
務
印
書
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序

或問文有定體乎？曰：無有。無定體，而作此文體論者何也？曰：爲後世習文者言之，不能不言體也。有體而後能揣摩，能摹擬，能復古，能啓新，故凡言體者，其後起也，而非文之古初有然也。古之學者守之一己，謂之道，措之天下，謂之事業，授諸後學，謂之學藝，筆諸簡策，謂之文。文之所在，道與學藝皆具焉，而體亦由此而見。是故漢魏以上之文多創體，漢魏以下之文多因體。能文之士，翹體爲上，因體次之，昧乎體與乖乎體者，斯爲下矣。今之所論，爲昧與乖者計也。由乖而合，由昧而明，玩而習之，安知不由因而翹乎？則茲編其嚆矢也已。民國第一辛未夏，吳江薛鳳昌識。

文體論

目錄

第一章	文體的概觀	一
第一節	體之定義	一
第二節	文體的緣起	二
第三節	文體始於六經之一說	三
第四節	歷代辨別文體的著作	五
第二章	文體的縱觀	一五
第一節	總論歷代文體之優點	一五
第二節	三代以上的文體	一七
第三節	秦漢時的文體	二五

第四節	魏晉六朝時的文體	二九
-----	----------	----

第五節	唐宋以來的文體	三八
-----	---------	----

第三章	文體的分別	四六
-----	-------	----

第一節	分別的總論	四六
-----	-------	----

第二節	論辨體	四七
-----	-----	----

第三節	序跋體	五四
-----	-----	----

第四節	奏議體	五九
-----	-----	----

第五節	書牘體	六六
-----	-----	----

第六節	贈序體	七〇
-----	-----	----

第七節	詔令體	七三
-----	-----	----

第八節	傳狀體	八〇
-----	-----	----

第九節	碑誌體	八三
-----	-----	----

第十節	雜記體	八八
第十一節	箴銘體	九二
第十二節	頌贊體	九六
第十三節	辭賦體	九九
第十四節	哀祭體	一〇三
第十五節	典志體	一〇九
第十六節	敍記體	一一一
第四章	現代文體之變革	一一四
第一節	語體文之勃興	一一四
第二節	我國語體先於文言	一一六
第三節	今後語體文之推測	一二一

文體論

第一章 文體的概觀

第一節 體之定義

天下不論做那種事情，成那種物件，都有一個體。就我們眼前所見到的物件：有大的，有小的，有方的，有圓的，有曲的，有直的。千形萬態，卻無一不有當然的式樣。若是應當大的不大，方的不方，曲的不曲，這就是不合式樣。沒一個不說是不好。任你做得如何精細，如何新巧，那式樣不合，終是不適用於。如此說來，這式樣豈非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這就是我所說的「體」。

再就人事方面說：國就有一個國體，政就有一個政體。國體如何，就有一種制度來配付；政體如何，就有一種規模來表演。若與國體不配付，或不足以表演政體，人家不說是「非驢非馬」，便說是

「彼此牴牾。」所說的「非驢非馬」「彼此牴牾」這不又是一個體的問題嗎？

體的定義，就上文比方底說來，可以得其大概。然後再將我所要講的「文體」來逐層討論。

第二節 文體的緣起

要曉得文體的重要，先要明瞭文章的效用；效用能十分明瞭，那文體關繫的重要，就可不言而喻。

文的效用，不外二項：一爲對己，一爲對人。對己的就是將一己所有的感想，和所抱的學術，以及讀書得到的心得，盡情的發抒出來，給天下後世觀看，這些都是對己的文；若是對人的，則上自君相官長，下至家人父子，顯而親故師友，幽而宗祖鬼神，我所應行告語他的，都發表在文字上，給他觀看，這些都是對人的。古今以來的文字，千變萬化，各極其能。但揆其作用，總不能軼出對己對人的兩個範圍。明了這層意思，那文體也可以悟到幾分。

這是爲何呢？你想對己所發表的，祇須盡情披露，說一個暢。使天下後世人見了之後，都說我的

感想很對，學術很明，心得很多，那就是一種好文章。既不要有所顧忌，又沒有什麼拘束。所以在文體上也很簡單，極易說明。若是對人的，那就不可勝數了！你想人的位置：有尊，卑，貴，賤的不同；我對人的情誼：也有親，疏，遠，近的分別。一樣我所告語的，可施之尊貴，卻不可施之卑賤；可行之疏遠，卻不可行之親近。倘使有些不合，就是不能適用；不能適用，就是不合體裁。

依此說來，文句不合體裁，即不能適用。不適用，那文的效用，完全喪掉。這不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嗎？我所以要將這問題橫說豎說，說到一個明白！將來作文的人，都曉得種種的體裁，沒有不合體裁，即沒有一篇不適用的。纔是我所編文體論的主旨和希望咧！

第三節 文體始於六經之一說

歷來文章家講究文體，最初的還要算尚書畢命篇「辭尚體要」一語。其體要究應如何？卻還沒有說到。況當時文章的體，還不似後世分得涇清渭濁，絲毫不容假借的。所以宋代陳參政駢所著的文則有一條云：

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究無異體。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使入詩雅，孰別爻辭？抑二章曰：「其在於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使入書誥，孰別雅語？顧命曰：「肅聞南嚮，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筓席，玄紛純漆仍几。」使入春官司几筵，孰別命誥？

依所引的說來：易的爻辭，有很像詩體；詩的雅語，有很像書體；書的命誥，有很像禮體。似文體一道，儘有彼此相通，不必顯分畛域。但此不過據他特異的說，並不是一例如此。實則六經文字，無體不備。後世能文的人，無有不源本六經，種種文體，也無有不自六經胎息而來。所以北齊顏之推所著顏氏家訓文章篇有云：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咏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文生於經」這句話，自是千古不易。因此到得明代香山黃泰泉採摭漢魏以下詩文，分類編

鼓，都分配在六經之下，名曰六藝流別。中分詩之流五，其別二十有一；書之流八，其別四十有九；禮之流二，其別十有六；樂之流二，其別十有二；易之流十二而無別。在秦泉自序說爲補摯虞文章流別而作。實則祖述顏氏家訓，更加推衍，支離附會，在所不免。

故文體始於六經這句話，可以作文體的緣起，卻不可以作文體的定論。

第四節 歷代辨別文體的著作

歷來分別文體的著作：晉摯虞所作文章流別，要算是最古的。可惜此書早已散佚，不可復見。僅在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的兩書中，散見一鱗一爪而已！究竟如何分體，因未見全書，不敢憑空武斷。自是以後，傳於今世，要算文章緣起、文心雕龍及文選三書，都是蕭梁一代的作品。

文章緣起相傳爲梁新安太守任昉所作。其分別體類：自詩、賦、歌、騷，至圖、勢、約、止，共分八十四類。分析也算是很詳盡的！但是不可爲訓的地方，也不在少數。卽如「表」與「上表」分明二類，何必分而爲二？「騷」與「反騷」亦非二體，何不合而爲一？崔駰達旨，本與解嘲爲一類，何必特立「旨」

之一名崔瑗草書勢原係論書之一種，何必再標「勢」之一目？上章謝恩，要與章奏同類，將「謝恩」兩字標立文名，尤爲不妥。所以宋嘉祐中王得臣《塵史》有評論他的評曰：

梁任昉集秦漢以來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緣起。自詩賦離騷，至於勢約，凡八十五，五變四之誤。可謂博矣！既載相如喻蜀，不錄揚雄劇秦，美新錄解嘲而不收韓非說難。取劉向列女傳而遺陳壽三國志——任昉以三言詩起晉夏侯湛，唐劉存以爲始「鷺於飛，醉言歸」。任以頌起漢之王褒，劉以始於周公時邁。任以檄起漢陳琳檄曹操，劉以始於張儀檄楚。任以碑起於漢惠帝作四皓碑，劉以管子謂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爲碑。任以銘起於秦始皇登會稽山，劉以爲蔡邕銘論黃帝有巾几之銘。

可見文章緣起所列，似不盡能據爲典要。按諸隋書經籍志載任昉文章始一卷，稱有錄無書；唐書藝文志載任昉文章始一卷，稱張績補。可知此書在隋時已亡，至唐爲張績所補，現在所見到的，必非彥昇原作無疑也。

文心雕龍爲梁劉勰所撰，看他序志篇中謂：「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

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敍筆，則品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可見所列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辯騷五篇，是文章的中樞。明詩、樂府、詮賦、頌讚、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謔、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二十篇，論文章的體製。所區分的門類，和後世論文家的區別，誠不免稍有出入。但考究源流，評論得失，的是辨別文體中最完備的書！

至於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編的文選，固以詩賦爲大宗。但詩賦以外，尙有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啓、彈事、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三十五類。也是後世分體分類的權輿，其意義則略見於序文，有曰：

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書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

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從上邊所說文體的辨別，得到齊梁 據文心雕龍時序篇，便知彥和此書，成於齊代。署爲梁通事舍人者，卻是後人的追題。 時代，已分析得羅羅清疏，後來繼續昭明文選而起者，有文苑英華一書。此書在宋代太平興

國七年，爲李昉、扈蒙、徐鉉、宋白等奉敕編纂。所錄從梁末而下，明明是上續文選。卽分類編輯的體例，也和文選大略相似。不過名目益覺懸碎，更且卷帙浩繁，一千卷，刊刻不易，現在已不易得見了！所以姚寶臣鉉選擇其十之一爲唐文粹百卷。所分文體，從詩賦至碑傳數十類，大體與文苑英華不相上下。自是以來，呂東萊祖謙所編的宋文鑑，分賦詩至碑傳露布數十類；元蘇伯修天爵所編的元文類，分十五綱四十三類；明程克勤敏政所編的明文衡，分賦騷樂府等三十八類，其第一類爲代言，都是詞臣奉敕撰擬之文，卻與文體無關。這些總集，皆是斷代而成，不但可以分別體類，還可以覘一代言章的風尚呢！

若不是斷代而分體的著作，自文苑英華而下，有真西山德秀所編的文章正宗，內分辭令議論敘事詩歌四類。除了詩歌一門，屬於文章的，僅辭令議論敘事三門，這又未免太嫌籠統。況持論又甚

嚴苛，大概主於論理，而不論文。所以當時劉克莊後村集內，有贈鄭寧文詩云：

昔侍西山講讀時，頗於函丈得精微；書如逐客猶遭黜，辭取橫汾亦恐非。箏笛焉能諧雅樂，綺羅原未識深衣。嗟予老矣今方少！好向師門識指歸。

依這首詩看來，那文章正宗的旨趣，可以略見一斑。就曉得道學之儒，和文章之士，各有主重，不能強同。因此數百年來，除了少數講學家外，從沒有稱道牠的，尊用牠的。到得明代有吳敏德，訥所編的文章辨體，採輯詩文，從前代到明初，分體編錄，各有說明。其分內外兩集，內集有四十九體，大概以文章正宗爲藍本。外集有五體，皆屬於駢偶的。但中間所收，亦多駁雜不純。卽如內集純爲古體，而陸機文賦，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又何嘗不是駢體。至略賓王討武墨檄，純爲駢四儷六，他竟都列入內集，豈不是自亂其例嗎？然在當時號稱精博，且分體立說，雖未能敘述源委，卻爲前所未有，故程敏政編纂明文衡，特錄其敘錄諸體，則其名重一時，可想而知。

既而我吳江先哲徐伯魯師曾，因吳訥的文章辨體，雖於前代文體，約略已備，猶未極於正變，乃廣其內集爲正編，共分一百有一目；廣其外集爲附錄，共分二十六目，定名爲文體明辨。所辨別文章

各體，別爲綱領一卷。辨章文體，漸入精深。後世論文的人，差不多皆奉爲圭臬。但其所分，亦正不少失當處。如首錄古歌謠詞，謂皆漢以前作，何以有李長吉一詩，夾雜在中間？難道東京而下，祇有此詩可以追古嗎？又如四言詩以分章的是正體，不分章的是變體。楚辭類分古賦之祖，文賦之祖，摹擬楚辭三例。賦類分古賦、俳賦、文賦、律賦四例。又有「正體間出於俳」、「變體流於文賦」的二變例。詔誥類亦分古體、俗體二例。書表類內諸表，則於古體之外，又添出唐體、宋體。碑文類既分了正體、變體，又添出一別體。甚至墓銘一類，竟以銘的字數分體。此皆不可爲訓的所在。其他有分開說的，有併合論的；有分時代說的，有不分時代說的。千條萬緒，不可索摸。豈不是治絲而棼之嗎？

既而丹陽賀仲來復徵，亦因吳訥的文章辨體，搜羅未廣，別爲蒐討。從三代到明末，分門別類，成文章辨體彙選一書。共七百八十卷，分一百三十二類。每體的前面，往往引劉彥和文心雕龍，及吳敏德徐伯魯的所說，忝以一己所見到的，以爲凡例。分析文體，到此地步，可算是廣大悉備，數一數二的鉅著了！可惜卷帙太繁，未經刊定。傳鈔之本，流布人間者絕少。清四庫所收，亦係鈔本，今世間竟不可得見了！但四庫提要說他，摘錄如左：